

高校男儿

谭定立 著

花城出版社

Life,
my dear fellow,
is very short,
and
we must make the most of it.

人生，我亲爱的朋友，
是非常短促的，
我们务必最大限度地获取它。

FEEL
青春动感系列小说



高校男儿

谭定立 著



青春
春动感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校男儿/谭定立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ISBN 7-5360-3207-2

I. 高…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0708 号

高校男儿

谭定立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1 插页 350,000 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3207-2

I·2684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一群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前的一年，面临着实习、考研、求职的艰苦考验。这当中，也少不了感情的困扰。

是啊，成长，总是烦恼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是如何去抉择的呢？

小说情节曲折，人物生动，风格清新，语言幽默诙谐。它真实地记录了当代青年在走向新世纪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因此，喜爱校园文学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这本小说。

工学院男儿之歌

奔腾的珠江水，秀丽的白云山；
城市拥抱着灿烂的霞光，
歌声在天空中飞扬。
啊，我们是火红的木棉花，
开放在青春的校园，
把时代的理想点燃。
啊，我们是勇敢的小云雀，
飞翔在那高山之巅。
飞向那广阔的蓝天。
啊，工学院里的好男儿，
奏着那雄壮的乐章，
迈开大步走向前方。
那奋发的勇气，
那创业的激情，
像启明星闪烁在远方，
永在长空中放射光芒。

目 录

引子 “风中奇缘”的遐想·····	1
1. 男儿在此最自豪·····	6
2. 日久生情的计划·····	15
3. 像个男人似的大师姐·····	26
4. 紧张而严格的实习·····	33
5. 寒假里,我成了数学家·····	40
6. 儿童不宜的“少年之爱”·····	46
7. 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恋爱·····	51
8. 我报了名去考研究生·····	65
9. 黄远航家中的“老照片”·····	74
10. 生日晚会上,我见到了久别的师姐·····	89
11. 失落的季节·····	103
12. 女生节来了,送她一只“蜘蛛”·····	123
13. 我是不是“失恋”了·····	126
14. “心太硬”的师妹·····	152
15. 生活,抹上一点浪漫色彩·····	169
16. 我的思想“转了三百六十度”·····	197
17. 我被师弟师妹气得快要发疯·····	210
18. 长这么大了,第一次写情书·····	216
19. 考研是一场紧张的战斗·····	239

感动系列小说

20. 女孩子是被宠坏的吗·····	244
21. 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253
22. 和师妹吃“最后的晚餐”·····	274
23. 求职的艰辛有谁知·····	289
24. 毕业设计重要,还是找工作重要·····	309
25. 第一次有女同学请我饮茶,我受宠若惊·····	325
26. 难忘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活动·····	338
27. 愤怒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使馆·····	344
28. 黄埔精神激励着年轻的心·····	357
29. 父亲的心愿·····	363
30. CAI小组紧张的设计和答辩·····	373
31. 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	382
32. 王军华考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389
33. 毕业前,我们都成了“马路求爱者”·····	398
34. 第一次真正的约会·····	416
35. 啊,工学院!·····	427
尾声 我得到了微笑·····	431

引子 “风中奇缘”的遐想

1998年秋天。

这是我在这所工学院里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天，来自太平洋上的台风已经在大亚湾登陆，晚上将到达广州。

坐在教学楼的自修室里，面前那本《数学分析》还剩下一道证明连续函数的练习题，只要做完那道题，这本自学了两年的数学专业教材就算学完了。

晚上九点，外面传来台风尖利的呼啸声，学校里的大树恐惧地摇晃着，哗哗地响。不时还听到有东西摔碎的声音。

没带伞的同学纷纷收拾书本离开教室，往宿舍跑去。

不管它，我手上有一把牢固的大伞，反正台风雨不会打雷，没有什么可怕的，先做完这题目再走吧。

做完题目，走下教学楼，雨水已经噼噼啪啪地掉下来，我加快了脚步向生活区跑去，强风将雨伞吹得反了过来。

我走上连接生活区的人行天桥时，风更猛了。

“哎呀！”旁边一个女生尖叫起来，她的伞被风吹断了！那有漂亮花纹的伞一下子就飞到了天桥下面！

我一下子冲到她身边，用我那把大雨伞为她挡雨。

“谢谢你！谢谢你！”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连声说，“这伞才买几天，那么快就断了么？”

听她的口音很亲切，原来我们是同一间中学毕业的，也算是老乡了。

“我的伞可是用了几年的呢。”我一边陪着她往生活区走一边说。

走下天桥，看到那里的一间商场有伞卖。

“要不要买一把？”

“我没带钱。”

“我借给你吧。”我掏了二十块钱给她。

“怎么还给你呢？”

“拿到计算机系宿舍404给我就行了，我叫林田。”

“谢谢你，我叫小霞，外语系二年级的。”

回到宿舍时才发现我的左肩已经湿透了。

一连两天的台风总算结束了，室外可以看到积水的道路、来不及清扫的断枝落叶、打碎了的玻璃窗。校园里的一切都在无言地诉说着那场风暴带来的伤痛。

由于刚开学不久，还没有作业，晚上没事干。在广州三年，去街也去腻了，在宿舍玩电脑游戏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到教学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在市中心难得有我们学校那样大的绿化区呢！

走下宿舍大楼，望着周围拿着《大学英语》或《高等数学》，行色匆匆的师弟师妹们，不由想起过去，我也是九月份一开学，只休息两三天，就投入紧张的学习中，不是复习专业课，就是做数学题。课表上密密麻麻的课程，让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经过三年地狱般的煎熬和苦行僧式的训练，现在，我终于顺利通过了这些工科大学生非过不可的难关，上到了大学四年级。

开学前的暑假，我可是和往年的假期一样，在家里自学数学专业的教材《数学分析》，好培养自己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人们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也正因为那几个寒暑假我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这套书上，把数学这本来枯燥乏味的东西学得饶有兴味，大学几年中学习那些专业课时才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穿着拖鞋和短裤到了教学区四处逛，尽情地呼吸着潮湿的、带着草木芳香的空气。

夜晚的大学校园是寂静的，乌蓝的夜空，一轮扁圆的月亮静静地悬着，几颗星星嵌在天空。灯火通明的网球场里，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打网球；篮球场外，两个男女学生正在窃窃私语，那一定是分别一个暑假后相聚的恋人。

信步走到黑灯瞎火的足球场边，发现那里的石凳上坐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是我今天晚上看到的第三对恋人。

“有伤风化！”我在心里骂着。

忽然觉得我很无聊，紧张了几年，今天会有种无所事事的感觉，是的，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前，一边拚命地学习，一面天天盼快快考完，可以松一口气，等试真的考完了，心里又觉得空荡荡的，就像久历戎伍的军人，在战争结束后就会忽然觉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失落感。当我们大学生一时没了考试的压力时，青春期的精力和热情就变得过剩起来，无所寄托的。

到了教学楼下时，看到那里站着—个女生，觉得很面熟，想了一下，终于想起来了，原来是前天认识的小霞。

这两天小霞没有到宿舍还钱给我，我当然也不好意思主动找她。如今，她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慢慢地走过去。

“您好。”我微笑着说，说不定前几天在台风中的邂逅会让她对我产生好感，我们之间会上演一出“风中奇缘”。

“师兄。”她有礼貌地说。

正想和她说点什么，她的眼睛瞅着我的后面。

扭头一看，是一个穿着二年级校服的男生。

“拿二十元过来。”小霞说。

那男生掏出了二十元，小霞接过钱递给我：“谢谢师兄。”

男生将一只手搭在小霞的右肩上，两人一起往生活区走了。

真是后来居上啊，我这个四年级的大师兄还是“和尚”呢。

在图书馆前面，教务处报告栏里，一张用电脑打印出来的通知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张开办初级日语选修班的通知，每周二、五晚上课。

其实我一上大学就见过这样的通知了，只不过，一、二年级时学数学耗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三年级时英语口语和大学语文选修课的上课时间也和日语课时间有冲突，否则，我很早就选修日语课了。现在既然那么无聊，不如就学一学日语吧。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我和班上的黄远航说了这事，说想和他一起去选修日语。

“我才不去学日语呢！”

“为什么？”

“我觉得日本人很坏，他们侵略我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你知道吗，我爷爷以前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做苦工，差点没命。”

“但是我觉得学日语很有意思，这样可以听明白酒井法子的歌。”

最后我没能说服他和我一起去选修，因为他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

但是我所认识和了解到的日本却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日本人是一个彬彬有礼、工作勤奋的民族，日本文化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文化。不信？到我宿舍里看看吧，还贴着酒井法子的大幅画像，在抽屉里放了十多盒日本流行歌曲的带子呢！舍友们中也有喜欢看日本漫画书、喜欢广末凉子、深田恭子等日本女明星的。平时听惯了日本流行歌曲中的“哇达西哇”、“啊那达哇”，如果也能和同学们哇哇啦啦地说上几句日本话，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主意打定了，翌日就到教务处报了名，这样，若日语课考试能合格，连必修课在内，这个学期我就能修满二十四学分了。

由于日语国庆节后才开始上课，所以十月份的星期日各有四节课，以补上九月份应学的内容。我想，这个学期不会无所事事吧，当一种节奏紧张的生活被人习惯了以后，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就使人觉得是糟蹋时间了。

1. 男儿在此最自豪

今天下午新生开始军训，穿着绿军装的一年级新生在运动场、校道上，排成一个个整齐的方队。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是整个大学里心情最愉快的一群，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大学四年的生活既辛苦又枯燥，简直是受罪。我好羡慕他们，无忧无虑的，一脸的纯真，满腔的热情。中午休息时，他们成群结队地坐公共汽车外出，如果没有看清楚他们肩章上的“学生军训”几个字，人们还真会奇怪广州街头怎么会多了这么多年轻的军人。

回到宿舍里，翻出了三年前军训之后，我发表在校报上的那篇《男儿在此最自豪》：

九月，我们从全省的四面八方来到这所工学院。广州的九月是炎热的，但我们的心更是火热的。

虽然中学毕业后我没有进入军营，但在大学校园里的军训，让我感到能够在我们这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军训团里过上军人的生活，是多么地令人自豪。每天早上，我们穿上一身国防绿，整齐地列队于训练场上，听着教官的口令，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在向前进，向前进，青春的朝气洋溢在我们的脸上。上午，骄阳似火，汗水从我们的脸上流下来，我们岿然不动；下午，大雨如注，我们照常出操，雨水湿透了我们的军装，我们无所畏惧，步伐稳健，坚定地向前进、向前

进。

射击场上，一杆钢枪更衬出少年军人的英锐之气，枪声响处，草木飞溅；子弹呼啸，又是一个“十环”！打靶归来，同学们嘹亮的歌声，飘扬在羊城的东郊。

军训，给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感和庄严的使命感；军训，为我们增添了无穷的阳刚之气。谁不说，男儿在此最自豪。军人生活的体验，我毕生难忘；在工学院里穿过的这一身国防绿将激励着我们，永远茁壮成长。

想起三年前，带着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这里来报到的情景，当时办完了报到手续后就发军装准备军训了。

那天下午起床，穿上草绿色的军装，在盥洗室门外的镜子前照了一下，好威武啊。尽管我的身材偏瘦，但军装一穿上身，也增添了不少凛然之气，绿色的军服反射出来的光泽衬得我的脸更黄了，但我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别上臂章，我就和舍友们一起到操场上集中，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新生军训。

教官是个身高近一米八的瘦高个儿，刀削的微黑脸膛，肩上顶着和其他教官的“二条杠”、“三条杠”不同的红肩章。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同学说他是军校学员，官比“二条杠”、“三条杠”大，也威风多了。难怪，那些战士叫他“杨排长”。

“立正！”杨排长威严地喊。同学们刷刷地站直了。教官简单地讲了这天下午我们的训练内容，并示范了几个动作后，开始“立正”、“稍息”、“起步”地下命令了。我们跟着命令，或立正，或稍息，或齐步走。有时，教官让我们停下来，检查我们的站姿。“这位同学，你的腿直一点！”是说我，教官走过来了，我还以为他会和中学军训时的教官一样，重重的一巴掌让我的腿直起来。我咬着牙等着，他没有，只是用手托了我的小腿一下。

又是齐步走、立正、正步走，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小腿开

始支持不住了。连长吹哨子让我们休息十分钟，随后，我们继续训练，直到晚饭时间为止。

“哗！累死了。”在食堂里刚坐下，我就和刘毅说，他是我的高中校友。他说：“可能第一天不习惯吧。”我看了一下周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都穿着军装，这很容易看出哪些是新生，哪些是老生。

“你们是哪家中学毕业的？”坐在旁边的一个高年级学生问我，一听口音就知道是和我同一个城市来的。“一中的。”刘毅说。我问他：“你们以前军训辛苦吗？”他点点头：“年年都是这样的，军训是辛苦，但比读书轻松多了。”他说他是机电系的，叫朱明，比我们早两年入学。我问：“师兄，大学的课难学吗？”他咽了一口饭，笑笑说：“比中学时要辛苦。”刘毅继续问：“那是不是和我们班导师讲的那样，很容易不合格呢？”师兄回答：“那不一定，关键是自己，当然，如果很蠢又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很蠢就不会考进这里来了。”

师兄又告诉我们，一二年级最好先集中精力学习，其他事情不要涉足太多。听他的口气，好像已经吃过补考的苦头了。

他临走时，我想起了什么，问：“师兄，我好像在中学时见过你。你是不是和我们同一家中学毕业的呢？”

他说：“不是，但我和你们在同一间中学一起学习过，我曾经在那里补习过一年。”

回到宿舍洗完澡，洗完衣服，刚想睡觉，教官进来了。“今晚我们学习整理内务，明天早上就都要按要求来叠被子。”他扫了一眼那个大个子学生床上的一包烟，说：“军训期间不准抽烟。”

说实在的，我觉得叠被子有点多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在家里，我每天早上一醒来，掀开被子就走，因为我不想在这

种事情上浪费时间，我的时间宝贵得很，中学时我一大早就得要赶回学校读英语。虽然爸爸妈妈常说我的床乱得像个狗窝，但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像对我的学习成绩一样紧张，我也从来不放在心上。这次教官让我们整理内务，我真有点头痛。

同学们的被子都整齐得像砖头一样了，我的还不是很理想，最后，教官临走时告诉我好好练习。

第二天早上刘毅摇醒我，我急忙爬起来，叠好被子，洗脸时，教官进来检查。

“你的叠得还不是很好，线条不好看，我们在军校时这样肯定要挨罚，你在开始叠时没有拍平。”杨排长说。我觉得有点不自在。但我心里想，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如果是部队早上紧急集合，谁还会花时间干这种事情？被子叠好了，敌人的炮弹可能也飞过来了。当然，我嘴上是不说的。

排长没有训人，走了，但如果他训人了，我可能会更反感，我不喜欢被人骂，我从来只听我喜欢的、崇拜的人的话，说实在的，我高中时一直不喜欢军人，中学军训时的教官凶巴巴的，我不喜欢他。现在的教官好像不凶，但可能过几天就开始发难了，说不定会把我罚得够呛的。再说，我也不崇拜军人，所以我没有把教官的话放在心上，被子嘛，下次叠整齐些就是了。

早饭后，我们继续训练，一小时后，连长让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纷纷坐下来，杨排长和我们坐在一起。“排长，您是哪里人呢？”一个女生首先和排长搭起话来，她叫张欣，是班上三个女生中最漂亮的一个，我们男生也围过来，听排长介绍他自己。

“我是河南人。”“您在部队多久了？”“七年了。”“您是什么时候上的军校呢？”“三年前吧，这一年我在广州附近的部队实习。”“您在哪所军校读书呢？”“在装甲兵工程学院。”

“装甲兵工程学院？是不是从哈军工里分出来的那所装甲兵

工程学院呢？”个子高高的魏浩问道，他是我们的临时班长。

“对，这位同学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我爸爸过去是长沙工学院毕业的，这所学校原来和装甲兵工程学院是同一所学校，后来才拆散了。”

“是啊，我们学校本来是哈尔滨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五十年代“哈军工”是和北大、清华齐名的大学，‘文革’时拆散了，分成几间学校，后来长沙工学院改成了国防科技大学，你们将来如果想考这所学校的研究生还是可以的。”

“排长，这间学校的研究生难考吗？”我旁边的一个同学问他。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想考吗？以后我找些战友了解一下，再写信告诉你吧。”

“谢谢排长，我其实过去是想上军校的，不过体检没及格。以后我一定考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同学们的眼光都聚集到这个瘦瘦的男同学身上，他叫王军华，是403宿舍的。

接着，排长向我们介绍起军队的情况来：“我们现在军队也在逐渐高科技化了，就拿坦克部队来说吧，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士兵才能胜任。我们国家的坦克里面也有很多先进的仪器，不是谁想开就能开动的。

“现在美国M-1坦克上的坦克炮，能在晚上高速行驶着的同时，打中几公里外运动着的目标。比打枪还准，炮弹能穿透三十厘米厚的钢板。”

“哇！”同学们惊叫起来。

“它为什么能打得这么准呢？”王军华问。

“这种坦克上有微光夜视仪，夜里能看到东西，坦克炮上的陀螺设备，也就是火炮稳定仪，锁定了目标后，能在坦克行驶过